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三十四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案地理志上泰山郡有南武城縣宋州郡志云南城令漢晉屬泰山是晉之南城承漢舊縣地理志誤衍一武字元和郡縣圖志十一新泰下云晉武帝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太康地志云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表改爲新泰故又稱爲新泰人耳世說言語篇注引晉諸公贊作羊祜太山平陽人地理志新泰故曰平陽晉贊從舊名作平陽元和志從新名作新泰皆與本傳異傳作南城人以其所封之郡而言然此郡以泰山郡之五縣分置不得兩郡並舉且不入即廢故地志不

載世吏二千石御覽四百二十六羊祜別傳曰昔有攘羊遺叔向母埋之後事發檢羊肉盡
唯舌存遂以羊舌爲氏族祜其後也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
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文選讓開府表注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
禮事叔父耽甚謹類聚二十三羊祜誡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
年九歲便誨以詩書御覽五百十三三十國春秋曰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曰羊叔
子可謂能養今顏叔子也其諸葛孔明之亞乎案本傳言事叔父耽三十國春秋又言事伯母蔡氏未知伯母
爲叔母之誤否祜母爲蔡邕之女而伯母亦爲蔡氏或是一族本傳下文云郭奕見之曰今日之顏子也又與
蔡氏語同疑是傳聞之異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
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曰有行父止而觀焉

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卽當貴無相忘既而去莫知所在

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一作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一本無晉字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祐曰常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爲大將軍辟祐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

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疏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祜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書事兼內外下有祜以大事既定辭不復出二句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書鈔六十四晉起居注曰太始元年置中軍將軍總宿衛羊祜為之也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

印綬泰始初詔曰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書鈔五十九引干寶晉紀作秉德清紹御覽二百十一又引作清勁勁蓋劭之譌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謇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書鈔五十九引干寶晉紀樞機作樞密非垂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晉書校文三曰時東莞王伷爲右僕射祜乃左僕射也帝紀及伷傳可證案書鈔五十九御覽九引干寶晉紀亦作左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曰王佑乃嶠之父爲楊駿腹心此非前朝名望也疑爲王沈之誤攷王沈傳羊祜荀勖賈充裴秀等皆與沈諮謀賈充傳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則爲沈無疑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

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書鈔七十二王隱晉書羊祜傳曰自在南夏招攜以禮類聚五十王隱晉書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通鑑地理通釋十三曰郡縣志郢州長壽縣城本古之石城背山臨漢水吳於此置牙門戍城羊祜鎮荊州亦置戍焉即今州治是也郢二州碩北野衰水經注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羊祜鎮荊州立元康元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庾亮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蔡謨議曰沔水之險不及大江非所以爲禦之算亮不果移鎮紈之不稚辭獸於一要帔駐左郢州子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絕壁下臨漢江石城之名本此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

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太始八年詔曰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衛尉將軍羊祐歷位文武有佐命之勳其以祐爲車騎開府如三司之儀案本傳上文祐爲衛將軍王書尉字衍御覽二百四十三引晉起居注無尉字）祐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

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
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
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
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
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
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
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
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
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
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

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王隱晉書作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版築豈不大哉（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王隱晉書作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

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剋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奪賊人之資下有於是江浦馳義者也石城

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絶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吳志陸抗傳注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尙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尙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

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吳志陸抗傳注漢晉春秋曰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御覽八百三十七羊祜別傳曰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穀以爲軍糧皆計頃畝送絹還直使如穀價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水經江水注云江津戍南對馬頭岸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大宏信義寰宇記一百四十六盛弘之荆州記云灌羊湖西三十里有馬頭戍吳大司馬陸抗所屯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吳志陸抗傳注漢晉春秋曰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御覽九百八十四王隱晉書曰陸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亦推心服之時談以

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 吳志陸抗傳注引漢晉春秋戍上有邊字 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吳志陸抗傳注引漢晉春秋作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 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 吳志陸抗傳注引漢晉春秋信義下有之人二字 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 吳志陸抗傳注引漢晉春秋作正足以彰其德耳 於祜無傷也 吳志陸抗傳注引漢晉春秋此句下有或以祜抗爲失臣節兩譏之 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勖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

故戎衍並慽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厥宦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五行志中浮作游不畏岸上獸書鈔六十四引羊祜別傳獸作虎蓋唐人避諱改獸也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

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埽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寍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一作七)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

無景（桂馥札樸曰淮南兵略訓谿肆無景高注谿肆極谿之深不見景也）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

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
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
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
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
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
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
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
御覽三百三十九引王隱晉書作勁弩長弓不如
中國長矛楯戟不如中國馬騎淩厲又不如中國唯有
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

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南城置郡以封羊祜祜固辭不拜郡亦旋廢故地理志不載此郡封祜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沖退至心素著故特見

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使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載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

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類聚三十五引襄陽耆舊記御覽四十三引十道志作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御覽四十三引十道志作魂魄猶戀此山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

戶有六孤持一身之語不言其後有子否也其女文姬傳謂曹操愍邕無嗣案晉書羊祜傳祜爲蔡邕外孫討吳有功當進爵土請以封舅子蔡襲是邕有孫世說輕詆篇注引蔡允別傳曰允祖睦蔡邕孫也則邕孫不止一人尤爲明證

越縵堂日記曰後漢書蔡邕傳邕上號有臣年四十

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

申論扶疾引見（書鈔五十九山濤啟事曰尚書令李胤為遷欽處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羊祜為人體儀正直可以肅整朝廷譏刺時政以為闕失者言旨切直於朝廷礙個計訊引又六十五啟事曰太子始傳之東宮四海屬目保傅之官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儀刑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歎六十四引作秉義克己復禮又拜騎尉少阿入案山公啟奏當在祜入朝時本傳不言為尚書令及保傅蓋祜方寢疾未拜此官也）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剋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宜）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軌如舍之若孫皓

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為冰焉御覽二十七獨異志曰晉武帝哭羊祜冬月涕泗交下凝鬚為冰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

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祜蹈德沖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諡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書鈔四十八晉起居注曰咸寧二年秋詔曰故南城侯羊祜固辭歷年案二年當爲四年之誤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

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類聚五十一引晉起居注夷叔作夷齊書鈔四十八引亦作夷叔御覽四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季子作季札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類聚五十一引晉起居注高美作厥美御覽四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作重違其志今聽復本封

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

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祜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隋志太傅羊祜集一卷殘缺梁有二卷錄一卷唐志仍二卷經典釋文云羊祜解釋老子四卷隋志作解釋老子道德經二卷舊唐志作四卷唐志作羊祜注二卷解釋四卷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書鈔一百二襄陽記曰參佐爲立碑峴山水經沔水注曰襄陽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鎮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並是學生所立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一曰峴山在襄陽縣東南九里山東臨漢水古今大路羊祜鎮襄陽與鄒潤甫共登此山後人立碑謂之墮淚碑其銘文即蜀人李安所製寰宇記一百四十五曰峴山在縣十里墮淚碑在縣東九里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九曰峴山在襄陽府南七里亦曰南峴唐六典峴山南道之名山也隋志總集類有羊祜墮淚碑一卷

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曰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改戶曹爲辭曹焉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儈一作會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庶事祜執德沖虛操尙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尙也案韓詩外傳三曰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後漢書王龔傳丁鴻傳文選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三國名臣序贊注郭有道碑文注引孟子並作貪藝文類

聚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清風于貪士立果志于懦夫亦用孟子語知古本必作貪夫廉今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注訓頑爲貪豈孟子亦有異文而邠卿所見本已作貪夫耶　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爲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日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

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戸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祐昔吳為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

增啟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御覽八百十七虞預晉書曰武帝論平吳功唯羊祜王濬張華各賜絹萬疋其餘莫得此比案平吳時祜已先卒安得賜絹蓋賜其夫人夏侯氏也虞氏誤

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太平廣記三百八十七引獨異志作三歲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太平廣記三百八十七引獨異志作吾兒七歲墮井死會弄金環失其處所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世說術解篇曰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見曰猶出折

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世說術解篇注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卽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帝以祜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祜嗣隋書劉子翊傳曰子翊駁劉炫議云晉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云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案惠帝紀太安二年平南將軍羊伊遇害當卽此人類聚二十三引羊祜誡子書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云云祜既無子以兄之子爲嗣而暨伊均不奉詔直至身後始以篇爲嗣是所謂誡子者或是誡兄子書翁氏困學紀聞注引孫氏星衍云類聚脫兄字是也篇歷官清愼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

侍書鈔三十八類聚五十御覽二百五十六曹嘉之晉
紀曰羊祜子暨爲青州刺史牛産犢及還以官舍所
生遺之而去案祜初以兄子暨爲嗣復以暨弟伊爲後
皆不奉詔收免之太康二年又以伊弟篇爲嗣本傳言
篇歷官清愼而不詳何官疑曹紀所言青州刺史郎爲
篇之歷官而誤以屬之於暨也暨官陽平太守非青州
刺史見下文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
平侯類聚五十一引晉中興書作泰元二年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
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
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
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德通賢國之宗
主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
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愍謂鉅平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

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魏志陳泰傳注陳氏譜曰羣之後名位遂微諶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唐宰相世系表一下云準字道基晉太尉廣陵元公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羊祜衞瓘皆稱姓而陳準不書姓脫文也攷惠帝紀淮南王允被害之後陳準始除太尉錄尚書事其黨于趙王倫可知又淮南王允傳允率兵圍相府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鬬所云淮者卽準字之譌是淮南之敗準實爲之矣晉書校文三日宋書陳伯子傳有陳字而賊倫則作孫秀因逆爲利竊饕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衞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

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

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

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

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通典六十王渾奏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爲息明娶婦案

暨當由陽平太守爲并州刺史史文失載暨弟伊初爲車騎賈充掾後歷平

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爲張昌所殺追贈鎮南

將軍祜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越縵堂日記曰

據羊秉敘知祕與祉皆續之子可正晉書羊祜傳以祉爲祕子之誤祕孫亮字長玄有才

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僞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

非其實也初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

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駮憖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爲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爲徐州刺史

杜預 子錫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魏志杜畿傳曰畿字伯侯追贈太僕諡戴侯恕字務伯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攄案上相繼係譌世說方正篇注王隱晉書曰預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荊州刺史案太保爲太僕之譌魏志不言遷荊州攄榦鮪點縣二字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魏志

杜畿傳注世說方正篇注均引王隱晉書曰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書鈔九十七杜預自述云少而好學在官勤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魏志杜畿傳曰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四年卒於徙所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隋志刑法類杜預律本二十一卷唐志作賈充杜預刑法律本陳書儒林沈洙傳日舍人盛權議云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案陳書所引爲杜

法之僅存者法者蓋繩墨之斷書鈔四十五引杜預云帝王法書者蓋是為繩墨之斷句
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
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
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
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
也類聚五十四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刑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恆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
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
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
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

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澆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淸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通典十五舊下有典字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

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通典十五盡作書 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

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穢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隷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

御覽三百三十七引杜預奏秦州軍事

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强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

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御覽七百五十七晉諸公讚曰尚書杜預欲為平底釜謂於薪火為省黃門郎賈彝於世祖前面質預曰釜之尖下以備沃洗今若平底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之又七百六十二晉諸公讚曰征南杜預作連機碓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讀史舉正曰案禮志

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此云尚書誤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厤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厤春秋釋例十日余為厤論之後至咸寧中有善筭者李修夏顯依厤體為術名乾度厤表上朝廷[illegible]注作顯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御覽七十三引王隱晉歷書請作啟議者作眾論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御覽七十三引王隱晉書及橋成作遂作橋百僚作百官舉觴屬預作舉杯勸預類聚七十二引干寶晉紀作非鄉此功不能就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類聚九御覽七十三引王隱晉書作臣亦不獲奉成聖訓也眾咸稱善類聚七十二引干寶晉紀作則臣

無所施其愚巧也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絶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案食貨志作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五行志三年大水四年螟均與此異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書鈔六十引朱鳳晉書損益萬機下有酬酢諮諏四字杜字下有氏字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一駙馬書鈔七十二王隱晉書曰給追鋒車第二乘騎馬之駙馬御府人馬錢三十萬南土美之爲謠

日後世無叛由杜公執識智名與勇功讀書記疑七日駙馬猶副馬也當爲乘輿之副案賈充傳云給第一駙馬盧欽傳云給第二駙馬職官志輿服志均不載駙馬之制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閒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武帝紀作留憲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日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

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

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强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

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禪國山碑有城門校尉歆吳禪碑攷云豈卽其人乎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書鈔一百十九引杜預集序作觀兵于江男女降者百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

兵登陴預攻剋之旣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通鑑晉紀作方春水生難於久駐考異日按時未暑今依三十國春秋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

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魏志杜畿傳注書鈔九十五王隱晉書曰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瘻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瘻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水經江水注曰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凱病瘻故也及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論者以此薄之預既還鎭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

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漢地理志曰滍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淯水出酈縣西北南入漢水經湍水注曰湍水又逕穰縣為六門陂漢孝元之世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堨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為六石門故號六門堨也漑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漢末毀廢遂不修理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復更開廣利加于民今廢不修矣水經注釋二十九曰一清按建昭是元帝紀年成帝則有建始之號漢書循吏傳信臣由南陽太守遷河南太守徵為少府立堨事在元帝之世無疑故平帝元始四年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九江以召父其時信臣已卒至五年更開三門為六門堨又別是一事而道元遂言之淯水注云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陂直以元始所開亦信臣之遺規則誤矣溝瀆志又云宣帝時鄭去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豈人歷宣元之世不易其任故能成其功業耶通典二曰邵信臣所作錯盧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為荊州所統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

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水經夏水注曰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又東南巴丘湖是也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御覽四百六十五引王隱晉書作杜預開楊口起夏口水道洪河達巴陵經千餘里案水經沔水注云揚水又東入華容縣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通鑑注引亦作揚朱謀㙔箋作陽口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書鈔一百二襄陽記曰乃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沈峴山下一沈萬山下迄今出之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東逕萬山北注云山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尙後名作兩碑並述己功一碑沈之峴山水中一碑下之于此潭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也案習氏記與酈氏注均言二碑並沈與本傳異疑傳文誤也惟水經沔水注又云襄陽城南門道東有鎮南將軍杜預碑寰宇記一百四十五亦言杜預碑在縣東南九里峴山上疑是學生所立或非元凱自敘之碑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九曰萬山在襄陽城西十里或誚爲方山

預身不跨馬

世說方正篇注引王隱晉書此句上有預無伎藝之能一語

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卒之列

書鈔一百十五引王隱晉書此句下有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二句世說方正篇注引王書之列作之限

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愼於言

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魏志杜畿傳注書鈔九十五御覽六百十引王隱晉書曰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所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隋唐志均三十卷今存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隋唐志均十五卷今存又作盟會圖春秋長厤釋例五作古今書春秋名會圖別集疏一卷案圖與長厤均在釋例中不應別出爲一書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魏志杜畿傳注書鈔九十五引王隱晉書比老作至老又撰女記讚隋志雜傳類杜預女記十卷新唐志作列女記史通外篇曰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案集聖賢羣輔錄引汝南太守李侲妻事云見杜元凱女戒當即此書太平御覽又引四事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魏志杜畿傳注書鈔九十五引王隱

晉書作尙書郎摯虞甚重之日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御覽六百十引王隱晉書所上有多字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世說術解篇注引語林作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鎭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爲

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周家祿校勘記曰何疑有脫誤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覜焉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祭作登寰宇記九日陘山在新鄭縣西三十里史記云齊桓公使楚至陘山山上有子產墓壘石爲方墳東有廟皆東向杜元凱遺令所言者案本傳作邢山因陘與邢音近而譌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書鈔一百六十引臧榮緒晉書四望作四壁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

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滑水自然之石書鈔一百六十引臧榮緒晉書作滑水自然文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尙其有情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君子尙其儉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書鈔九十二引杜預遺令作葬吾北芒寰宇記一曰杜元凱墓在尉氏縣西南五十里又卷四曰杜預墓在首陽山南又曰杜預墓在偃師縣西北山上二十里案首陽山在洛陽城東卽偃師之西北樂史兩載之誤也又云在尉氏西南則不足徵信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書鈔一百六十引臧榮緒晉書作北望夷狄

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晉鈔一百六十引臧榮緒晉書皆用作當用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上曰四子錫躋耽尹又曰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宋書杜驥傳曰高祖預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驥兄坦代驥爲青冀二州刺史坦子琬員外散騎常侍驥字度世世左軍將軍驥子長文叔文季文幼文希文叔文長水校尉幼文散騎常侍案驥父祖之名不見於史惟元和姓纂六曰元凱長子錫次子尹少子耽晉涼州刺史生顧西海太守生遜過江隨元帝南遷官至魏興太守顧遜或卽驥之父祖然元帝南遷距苻堅平涼州之時甚遠不盡符合林氏以尹爲次子耽爲少子與唐表異

錫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乂文學累遷太子中

舍人（書鈔六十六引王隱晉書作中書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氊中刺之流血（書鈔一百三十四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嘗取他針著杜錫坐處氊內錫上牀刺足出血流溺）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為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遷吏部郎（書鈔六十王隱晉書曰補吏部郎不敢用鄉親人也）一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乂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既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

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旣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池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

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爲武庫

晉書斠注卷三十四